

YANG
LIAN



第二集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寻访小河秘境

杨 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YANG
L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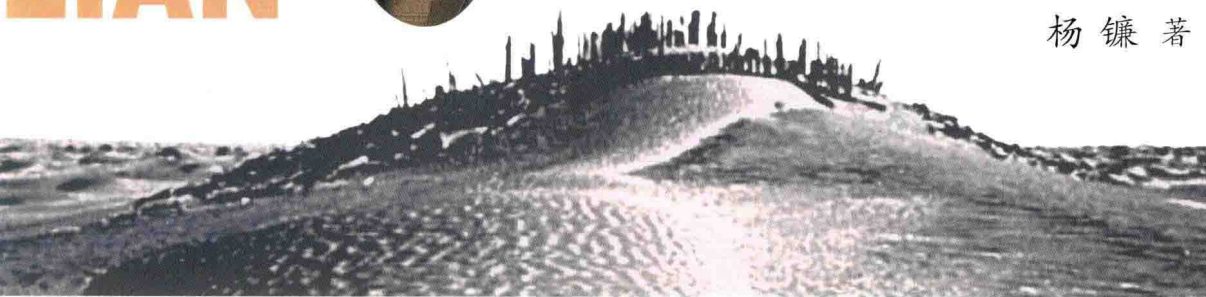


第二集

寻访小河秘境

杨 镰 著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访小河秘境.第2集/杨镰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7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ISBN 978-7-228-17613-7

I. ①寻… II. ①杨… III. ①西域—新疆—研究 IV. ①B84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674号

◎ 选题策划 罗 沛

宋江莉

◎ 责任编辑 罗 沛

宋江莉

◎ 封面设计 段 离

◎ 技术编辑 杨 爽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4.5印张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册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他们让世界知道新疆	001
附录 新疆探险年表	
新疆探险家群像	024
古道觅踪	043
从发现楼兰开始	054
楼兰人之谜	064
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	070
第135号探险营地	089
三上北塔山	094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101
遥远的星辰	110
生死塔里木河	130
失败者“凯旋”	141
重返阿不旦	149
寻访小河秘境	156

新疆探险发现的九个谜	183
博斯腾湖之波	200
守望绿洲家园	208
凝视塔里木河	219
塔克拉玛干——新疆历史的博物馆	223



他们让世界知道新疆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是新疆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世人重新发现了西部，丝绸之路受到举世关注。通过寻找失落的古代文明，人们读到了另一种版本的《人类文明史》，这部“文明史”更真实，更耐人寻味。在那期间活动的外国探险家，有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历来对他们的评价并不一致，但说起新疆的探险与发现，不能略而不提。

—

今天，一般已经不大提起普尔热瓦尔斯基其人了。也许在生物学界他更知名，世上唯一一种野马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新疆特有的野生动物野骆驼、新疆虎，也都因他始为人们所知。不仅如此，他与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热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

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俄国人，祖先是

哥萨克。中学毕业，进入军官学校，成为职业军人。从1870年开始，他一生中四次到中国西部探险，初衷总是为了抵达西藏的拉萨。然而这个愿望从未能实现，却在新疆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路程。他的兴趣主要在记录动植物和地理考察。除引起“罗布泊位置之争”，目前新疆的“三道山夹两个盆地”（阿尔泰山、天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的地理结构，最初就是由他标注在中亚地图上的。

探险生涯之中，普尔热瓦斯基很少关心当地的人文情况，这是他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主要差别。

野骆驼并非由普尔热瓦斯基发现。中国西部自古就是野骆驼的栖息地。但初次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野骆驼标本，则是普尔热瓦斯基搜集到的。1876—1877年冬天，他离开罗布荒原前往阿尔金山，目标主要就是观察野骆驼，期望获得至少一具完好的标本。在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中，他说：“很久以来一直使所有博物学家甚感兴趣的野骆驼和野马问题，即将得到解决。”

的确，他是第一个捕获了活着的野马的人，野马的学名是“普尔热瓦斯基马”，一般称作“普氏野马”。在新疆考察途中，他受到欧洲马戏团的重托，务必要捕获一匹活的野马。在野马出没的新疆与外蒙边界的新疆戈壁，他雇了一队当地最剽悍的骑手埋伏在红柳灌丛，一旦发现野马群中出现初生未久的马驹，就用接力方式骑马狂追，直到将刚能趑趄起奔跑的马驹累垮。

与野马相比，在野骆驼方面普尔热瓦斯基的运气不好。40天来，他们在阿尔金山奔波了五百俄里，仅见到一峰野骆驼，没等他回过神，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了。只这一瞥他便明白了，在西部荒原没有活捉野骆驼的可能。返回罗布泊岸边，他悬赏一百卢布，征集一公一母两峰完整的野骆驼皮。这是市价的四倍。1877年3月10日，两个罗布猎人从阿尔金山的阿奇克谷地猎取了两峰野骆驼，其中那峰母驼怀着孕，如果不是被打死了，将在一两天后分娩。这样普尔热瓦斯基幸运地得到了三个标本，其中包括那峰夭折的幼驼。

一般都知道，普尔热瓦斯基1876—1877年的考察，引发了关于罗布泊位置的论争，而普尔热瓦斯基与斯文·赫定的老师冯·李希



霍芬是正、反双方的代表。但实际上关于野骆驼是不是新的物种的论争，也因他而起。获得标本之后，他坚持认为，就像野马与马，野骆驼与骆驼不是同种动物。除了普尔热瓦斯基，其他的探险家——比方斯文·赫定、亨廷顿等都认为，所谓的野骆驼，实际就是逃逸到野外的家畜骆驼。因此野骆驼极为惧怕（或说厌恶）人类。但这次斯文·赫定错了。2000年的一大新闻就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对一具野骆驼遗骸作的DNA检测证明，它与家畜骆驼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动物。而这具遗骸与普尔热瓦斯基的三个标本，都得自同一区域。



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

在罗布荒原，普尔热瓦斯基得到土著罗布人的帮助。他探访了塔里木河的终点湖，他认为那就是见载于中国史册的罗布泊。可是，他亲眼所见的“罗布泊”，竟然是平均水深不到半米的淡水湖沼。他的行囊里携带着经典的中国地图——《大清一统舆图》（这一版刊刻于武昌，又称为“武昌府中国地图”），其中的新疆，特别是罗布荒原，是以康熙、乾隆两次有外国传教士参加的实地测量为基础绘制的。然而，《大清一统舆图》上的罗布泊，竟位于普氏抵达并亲自测量过的“罗布泊”（当地人称作“喀拉库顺”）的北方一百多公里以外，纬度有一度之差。回到欧洲，普氏提出，《大清一统舆图》所标示的罗布泊位置是错误的，荒谬的。

因此，国际地理学界著名的“罗布泊位置之争”，成了衔接19世纪、20世纪学术史的引桥。如果普氏对了，《史记》与《汉书》的有关楼兰王国的章节，就有向壁虚构之嫌疑。

1879年第三次中亚考察，普尔热瓦尔斯基穿越了哈密与敦煌之间的戈壁。

途中，对他来说生死攸关的危险，就是在水源地宿营。这个戈壁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莫贺延碛——噶顺戈壁。玄奘西行，单人单骑冒险穿行了莫贺延碛。五天五夜，全靠识途老马每天在日落时分自动找到水源地，才幸免于难。唐代大诗人岑参路经这一带，以《日没贺延碛作》诗抒发苦寂懊恼：“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落。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而在这荒凉一隅，普尔热瓦尔斯基走的就是玄奘求法、岑参出塞的古道，路上水泉稀少而且往往苦涩得难以吞咽，更大的问题是每一站的水泉只勉强够一个驼队饮用，他们不止一次与中国商队为争抢水源而发生冲突，甚至挥戈相向。

在探险纪实《从斋桑经哈密前往西藏》，普尔热瓦尔斯基写下莫贺延碛落日的景象与经行者感受：“在旅行者行进路线的前方或两旁，浮现出虚幻的海市蜃楼。……白天炎热难熬，太阳一出来就是火辣辣的，直到日落为止。”而落日驱除了炎热，却萌生了身处异乡的惶惑。荒漠日落，是荒漠旅人感情复杂丰富的时刻。面对落日，他第一次决定与同属天涯行旅的中国商队，分享营地少得可怜的水草。

1888年8月5日，普尔热瓦尔斯基于故乡首途，开始第五次中亚探险。

10月16日，在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时，普尔热瓦尔斯基意外感染了伤寒。当时，伤寒是中亚的“地方病”，他本以为自己早有了免疫能力，但一杯没烧开的水，竟击倒了这个渐呈老态的探险家。

11月1日，在伊塞克湖畔以东的小城喀拉库勒，普尔热瓦尔斯基因持续高烧一病不起。他口述了遗言：

死后，将我埋葬在伊塞克湖岸边湖水飞溅不到的地方，
墓碑只写“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几个简单的字就成了。
但装敛时一定给我换上在探险时经常穿的衣服。

普尔热瓦尔斯基死后，沙皇钦命将喀拉库勒改名为“普尔热瓦尔



斯克”。从沙俄，苏俄，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地名改来改去，但普尔热瓦尔斯克却从未再改变。1957年苏联政府在这里建立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博物馆。后继者，比如斯文·赫定，曾特意来此为长眠在天山之湖湖畔的听涛人扫墓。

可以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新疆的探险发现大都与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后来者斯文·赫定、斯坦因有关。这三个人的接力，长达六七十年。虽然时代、国籍、关注点都不相同，但他们有着一脉相承的地方：对新疆充满好奇，探险时间长，兴趣广泛、学识渊博。而且都是终身未婚。斯文·赫定曾对记者说：他的一生是与中国结了婚。

无可否认，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中亚探险受到殖民主义影响——那是18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探险途中，普尔热瓦斯基起了不少地名填补地图空白：探险家湖、俄罗斯人湖、莫斯科山、马可波罗山……这些地名没有一处为后人认可。

斯文·赫定截然不同，斯文·赫定一般只是将原有的名字登录在地图上，比方喀拉墩、丹丹乌里克、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等等。

斯文·赫定使用的名字一直流传至今。

二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西部进入探险发现时期。这一时期的奠基人是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1865—1952），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自幼迷恋探险书籍。那时正是19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的高潮，赫定的第一个崇拜的对象，是法国探险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他还为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小说画过插图。但儒勒·凡尔纳是纸上谈兵的高手，一生最不愿意出门旅行。他笔下的从南极到北极，从地心深处到月球、火星的故事，全是向壁虚构，不足以效仿。第二个崇拜对象是北欧——瑞典、丹麦、挪威的极地探险家。中学时赫定最向往北极探险：苔原、极点、冰雪、白夜，吃不上蔬菜水果而得败血病、与驯鹿白熊为邻……第三个崇拜对象则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正是这个俄国人把赫定最终引向了干旱、荒凉的中亚。

中学没毕业他就翻译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记，出版后销路还不错。幸亏他并不满足于介绍别人，隔岸观火，而要自己实践，走进荒漠。否则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1894年春天，斯文·赫定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塔里木的政教中心喀什噶尔。

四年前，赫定也来过喀什噶尔，那只是他中亚探险的折返点。但这次赫定没有匆匆离去。当时喀什噶尔外国人社交界正在筹备救援一个据说在昆仑山中遇难的法国探险队，赫定决定参与其事。另一个原因，是赫定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因雪崩、雪盲一再失败，他并不甘心。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赫定提前进入了自己的位置。

1895年2月17日，还有两天过三十岁生日的斯文·赫定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喀什噶尔，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域探险史的序幕——斯文·赫定的“生死大漠”——就这样开始了。事实证明，这次需要救援而又得不到救援的，却正是赫定自己。

1895年4月10日，这一天曾长久留在了麦盖提拉吉里克村村民的记忆之中。清晨，赫定的驼队离开村长托克塔霍加的大院落。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围观。

如同海市蜃楼般的“沙埋古城”的传说，几百年来就已经在喀什噶尔、拉吉里克、玛拉巴什（巴楚）、叶尔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绿洲村镇的居民中传播不息，而且一个比一个神奇，一个比一个逼真。那时，无论穷乡僻壤还是通衢大邑，都出现了“第三产业”——找宝！每逢新的风暴停息，一些不事生产的人就骑上骆驼进入了沙漠，寻找着早已被沙尘湮没、刚刚又被狂风“挖掘”出来的古城、遗址。有的人因此而迅速致富，有的人因此而一去无归。这些发现古城和找宝的故事，就连知识最渊博的长老也分辨不清虚实真假了。

要想弄清，就只有亲自到沙漠死界中去看看！赫定正是这样做的。

以后的沙漠探险证明，特意为此行准备的精良装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赫定有八峰骆驼、两条狗、三只羊、一只公鸡和十只母



鸡，有够一行食用三四个月的粮食，全套皮大衣、冬装，以及足够装备一个警卫班的三只长枪，六只短枪，当然，还有从气温表到测高仪一应科学仪器……可是，他唯独没有带上足够的饮水！

穿越叶尔羌河与和阗河之间的广袤沙漠时，不但从未遇到传说中的古城，反而折戟沉沙，几乎葬送了整个探险队。他低估了沙漠的力量，高估了自己的运气。

出发几天之后，赫定发现由于一个驼夫的疏忽，所带的水已经用光。在此后的行程，他们喝过人尿、骆驼尿、羊血，一切带水分的罐头与药品也是甘露，最后，不得不杀鸡止渴，可割掉头，母鸡的血已经成了凝固的“玛瑙”。是和阗河可望而不可即的河岸林带，赋予他超常的毅力。

当赫定最终挣扎着来到和阗河时，他才发现那实际上是条季节河。

初夏的这一段河道干涸无水。这个意外使赫定几乎崩溃在干河的岸边。1989年，我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纵深处路经了一道壮阔的干河，河边一具枯骨引起争论：他是谁？为什么会死在这个地方？当时我推断，那是在沙漠中穿行的干渴已极人，他认定在这里能够喝上水，由顽强求生意志支撑，挣扎着来到河边，却发现河床滴水全无，就彻底垮在了古岸。这也是1895年夏天赫定在和阗河体验过的吧。但幸运的是，那是一个月圆之夜，他意外发现干河对岸水波在折射月光。是幻觉？是濒死的痴迷？来到跟前他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得救，直到像牛羊一样真的“饮”到了水。那是和阗河中游的一处水潭，全靠旺盛的泉脉才保持在枯水期也不干涸。这，就是著名的“天赐的水池”。

此后，探险家斯坦因、瑞典科学家安博特都找到过这个水潭，1992年我们在水潭里汲取了泉水，并带到了瑞典。

赫定以丧失了全部骆驼、牺牲了两个驼夫、放弃了绝大部分辎重的代价，获救于和阗河。从此，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别名“死亡之海”有了广泛的“知名度”。赫定则从灭顶之灾获取了受用终生的教益。他遗失的物资包括两架相机和一千八百张底片（干片），而驼队辎重是古老绿洲塔瓦库勒村村民找到的。

一年之后，赫定拿回了已经让好奇的乡民拆成废铁的蔡斯相机，而底片全部报废。当时底片是干片，不是胶片，是一块书本大的毛玻璃涂了感光材料。拆开包装，干片就曝光作废了，但不乏想象力的乡民却将这些玻璃利用起来。为了保暖，他们的土屋采光极差。有了玻璃，乡民在土屋顶捅开一个气孔，再将毛玻璃嵌在气孔上，就成了保温又透亮的小小天窗。1986年，1988年，我两次来到塔瓦库勒村，直到那时，村子里的房屋还有这种格局。

穷乡僻壤的民居破天荒地有了天窗，但赫定却再也买不到底片。此后的探险途中，他用画铅笔速写代替照相，结果，这个“灾难”却造就了一个具有个人特点的画家。赫定一生留下了五千多幅画。更关键的是，赫定因缺水而“败走麦城”，结果此后四十年探险生涯他牢牢记取这个教训，他的一大发明就是选择冬天，携带冰块进入沙漠。塔里木的水往往含有盐碱，容易变质，而且不利于健康。然而冰就可以克服上述弊病。在无边沙漠夺路而走，却将他引导到了一处处重要古城遗址：丹丹乌里克、喀拉墩、麻扎塔格戍堡……直到发现楼兰古城。

1896年1月，赫定在塔瓦库勒装备了驼队，他马上向东穿越沙海。

这一路虽然是行进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心地带，但比起上一年在和阗河西岸的经历，简直就是春日的郊游。到第五天，前方出现了大面积的死树，有些死树株距均等，无疑是人工种植的。

1月23日黄昏，赫定的驼队来到一片废墟。那儿久无生机，死树枝全脆得像玻璃，踩在脚下如履薄冰。但整个遗址气势恢宏，建筑风格不同寻常。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丹丹乌里克——象牙房子。人们甚至对赫定说，“塔克拉玛干”这个名字，具体指的就是此地。

这个远离近代绿洲带的往古飞地，曾是古国于阗的重镇。面对沉静的遗址，赫定的第一联想就是欧洲古老的传说《睡美人》，而自己马上将要破解巫师恶意的魔咒，唤醒沉睡千年的公主。丹丹乌里克是塔里木第一个由探险家发现的沙埋古城。后来，斯坦因、特林克勒等，在这儿都做过发掘，所获颇丰。它的存在证实，千年之前塔里木的沙漠绿洲格局，与今天迥不相同。

丹丹乌里克的发现是里程碑，从此，重新“发现”新疆的精彩纷



呈的“连续剧”就算是拉开了序幕。以后，赫定还探访了通古孜巴斯的原始村落；初次由南向北横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证实了野骆驼乐园的存在；抵达了罗布荒原，使“罗布泊位置”这个“世纪论战”迈出了一大步。正是通过这些探险发现、坎坷曲折，世人才确认，在风沙肆虐的塔里木，在“生命的禁区”塔克拉玛干，有高度发达的、神秘难解的古代文明潜藏。今天的黄沙、白碱，古道、荒村，是人类文明“退潮”之后的海滩。

是“罗布泊位置之争”，使新疆塔里木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关注。

“罗布泊位置之争”正反双方，分别由普尔热瓦爾斯基与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为代表。李希霍芬是国际知名的地理学权威，如今名传遐迩的词汇“丝绸之路”，便由他首倡，李希霍芬的观点是：在罗布荒原，分别有一北一南两个湖区，普氏到达的是“南湖”（当地人称为“喀拉库顺”），而《大清一统舆图》标示的罗布泊是“北湖”，也就是《史记》与《汉书》中的“蒲昌海”（“盐泽”）。中国历史关于罗布泊的记载不误，《大清一统舆图》没有错。是普尔热瓦爾斯基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了。

对此，普尔热瓦爾斯基的反驳简洁有力：我可是亲眼见过所谓的“南湖”的，然而谁能证明在罗布荒原上还有“北湖”存在呢？纸上谈兵，那不是地理学家的强项。

论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而且越演越烈。1898年，明显处于下风的反方有人出面“接招儿”了：“我愿意前往罗布荒原，通过实地测量证实，北湖是否确实存在。”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西域探险家、瑞典学者斯文·赫定。赫定是李希霍芬的学生，他到过新疆，1895—1896年，他曾手持普氏探险记，沿塔里木河来到罗布荒原南部。当然，赫定对罗布荒原的北部也是一无所知。北部，是罗布荒原的“盲点”，仅是能够到北部看看，对探险家来说，就无异于挑战。

1899年，斯文·赫定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新疆，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这次，由瑞典国王与诺贝尔资助的斯文·赫定，是来塔里木东端做地形测量的，他力图证明中国的历史记载与地图没有错。然而证实在同一个罗布荒原上，竟然有南北两个此消彼长的湖

泊，这，在谁说来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赫定自己。

来到罗布荒原，做一次前无古人的南北穿越，将赫定推向新疆探险的前排位置。1900年3月29日，发现楼兰时期遗址，1901年3月3日，进入楼兰古城，发现新疆，转入了考古探险的阶段。与之同时，1901年1月，斯坦因在楼兰以北的尼雅河下游，闯入“尼雅遗址”，在遗址发现了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库堆满使用楼兰王国行用语言佉卢文书写的文书档案。通过解读“死去的古文字”佉卢文，等于解读出中国正史之外的另一部西域史，为《史记》《汉书》史传内容的正确无误，提供了确证。

发现西部，发现新疆，这令人振奋、使人沉思、开阔人眼界心境的辉煌历史过程开始了。

……直到1934年在罗布泊东部建立了第135号营地，斯文·赫定才最终离开了中国西部探险，而他已经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



斯文·赫定来到罗布泊，与罗布人一起进入了芦苇“密林”



探险就是一项需要参与者不断调整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就是对参与者心智与行为能力的双重考量。20世纪前期有数十名外国探险家进出新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杜特雷伊式的灭顶之灾，而赫定也从“走麦城”吸取了受用终生的教益。他的探险生涯体现出两个特点，一个是随时依靠当地人，二是凡是涉及饮用水，绝无丝毫马虎。而且，探险总是与发现并存。这就是交了“学费”的“回报”。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交了“学费”的人，都吸取了足够的教益。

三

英国考古探险家奥利尔·斯坦因（1862—1943），出生在布达佩斯。1888年，他前往英属印度的教育部门任职。从到达印度起，喜马拉雅山脉的那一面就不断传来发现古老文明遗迹的惊人消息，特别是斯文·赫定1895—1896年穿越中亚的戏剧性经过和重要发现，使斯坦因感受到了山的那面沉睡的古老文明在苏醒。他已经不能安心于本职工作。

1900年5月，利用一年的假期，斯坦因终于步赫定后尘，亲自前往塔里木。有意思的是，斯坦因总是有意无意地与先行者赫定竞赛。听说赫定于1899年又自斯德哥尔摩启程去新疆了，斯坦因提前了行期，要抢在赫定之前到达和阗（即今和田），他认定和阗与印度有深远的历史因缘。进入新疆，他首先去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抵达了六千一百米的营地时，斯坦因同样未能再高攀一步。

斯坦因并不讳言，他是手持斯文·赫定的地图进入和阗的。在和阗，他被真假难辨的文物贩子包围。等“突出重围”真正进入了沙漠，就是另一种境界了。同样由塔瓦库勒村的向导引导他前往丹丹乌里克。他是第一个挖掘了丹丹乌里克的人。在这“沙埋庞培”的一个唐朝寺院，他找到几幅珍贵的木板画：“鼠王传说”“东国公主传来蚕种”“龙女出嫁”，表现的竟是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过的当地的古老传说。

1901年1月初。赫定即将回到罗布荒原寻找上年崭露头角的楼兰

文明，斯坦因则沿古道来到了丝路旧驿尼雅（即今民丰）。

尼雅是个来历久长的地名，含义据说是“遥远的地方”。即便就丝绸之路而言，它也够遥远的了。在尼雅，人们并不关心什么古城、古物一类的消息。

斯坦因派驼夫哈桑找当地人了解情况。哈桑拿回了两块写了东西的木板。见到木板，斯坦因的第一感觉是要处罚哈桑：在巴扎上闲逛了一整天，竟然以这个无用之物敷衍塞责。但只是大略看了看，斯坦因立即目瞪口呆。多亏他在印度工作过十几年，对印度古史颇有研究。他一眼就认出那木板上写的蝌蚪般的字迹与公元前后的贵霜王朝的文字十分相像。光是它能在这天之一隅出现，已经是奇迹了。

这些文字斯坦因并不认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识读，但那无疑是惊世发现。斯坦因立即与哈桑回到巴扎，送给哈桑木板的是不识字的农夫，木板是他在从尼雅绿洲前往大麻扎的路上拾到的。而这“大麻扎”是尼雅仅有的名胜，全名叫“伊玛姆扎法萨迪克麻扎”，因为据说那儿是一个圣者陵墓，所以历来西部居民以朝拜“大麻扎”为荣，秋冬之际，那条路上来自塔里木各绿洲的居民相望于道。要找出是谁在一两个月前将两块无用的木板扔在了路旁，那想必比大海捞针容易不了多少。

赫定功成名就之后，一次记者问他，作为探险家应该有哪些素质？赫定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内容，然后补充道：还要有天使般的耐心。斯坦因有他的缺点，可正好不缺乏耐心。他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在尼雅向遇到的每一个人询问：谁见过这两块木板？谁知道它们的来历？——就如同《悲惨世界》中那个敬业的侦探沙威。

就这样，斯坦因竟然找到了两块木板的主人，年轻的打猎人伊布拉音。

伊布拉音不太情愿地告诉斯坦因：上一年秋天，他在沙漠穿行，路经了一个遗址。但遗址没有传说之中的金银财宝，只是遍布废墟，到处是这种写了字的木板。他随手拿了几块给他的孩子当玩具。路上嫌重，就扔了两块。

伊布拉音所言不虚，三天之后——1901年1月28日——斯坦因来到有写了字的木板的遗址，竟找到了整整一个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